





望溪先生文

偶抄

碑誌

受業王兆符程

墨輯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塏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

甲申新志

市師圖書



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日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闔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

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日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日子之



聖溪集  
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母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  
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  
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  
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  
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  
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  
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  
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  
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

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  
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  
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  
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  
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  
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  
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  
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  
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



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年 月 年七十有 父諱 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愨生剛主兄弟妻某

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 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嫫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大理卿高公墓碣

吾師宛平高公之歿也。以康熙庚辰仲春。余在京師。衆議以誌銘屬余。視喪畢東歸。爲銘歸。公二弟丙戌再至。拜公墓石已磨。未勒也。而余以事遄歸。又六年冬十二月。以鄉人戴名世文集牽連被逮。發歲使僕某祭掃。還訊之。墓垣盡頽。而磨石尚仆於道。公仁孝聞天下。然世所稱者。太公以吏事謫遼左。公發憤成進士。伏闕上書求代。已而逢恩例贖歸。余竊謂父兄在難。凡力所逮中人。以下猶將



勉焉不足爲公異也。自公視學江南，余從遊近十年。公家事細，六畢聞太公少豪宕，不可羈束。而太夫人謹禮法，不中太公之歸也。公以爲難，後天屬復完，又二親皆篤老，當更歡洽。而居常漠然，遇事仍嗚嗚。公用此，雖富貴恆蹙蹙如窮人，無所歸。終公身，公退食恆居於內，余怪焉。叩之御者，則常在太夫人側嬉戲如嬰兒。其侍太公，所以承意觀色，或古禮經所未嘗云。而自公出之，乃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也。公疾篤，余入視，公曰：子毋憂，某雖無

祿尚當終事吾母，乃竟先太夫人卒。嗚呼，酷矣。余所犯尚未決，雖

天子明聖而吏議余罪至重，死生未敢自卜。恐公之仁孝，余獨聞知者，遂就湮滅而心氣瘀傷，不能營度爲文。前銘又不復記憶，乃質言其大略。俾公故人曾君啓起磨石而碣焉。時康熙壬辰八月也。公諱裔，字素侯，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十有二日。年五十有四。由翰林官至大理卿，仕績應列於史氏。銘曰：



望溪集卷之七  
謂公不得於天。胡濟屯以亨。而天屬之復連。謂公  
能得於天。胡將母之不終。而壽命不得以少延。豈  
彼蒼之無知。抑將留終古之恨。以暴其仁賢。

劉古塘墓誌銘

雍正四年五月望後二日。兄子道希書至。告古塘  
之喪。昔余成童從先兄。求友閭巷間。得古塘。其後  
之近邑。歸故鄉。客京師。學同而志相近者。復得數  
人。而惟古塘爲本交。古塘少以雄豪自處。短衣厲  
飾。惟恐見者知爲儒生。而先兄獨義之。余少好氣  
數。以氣蓋余。心不能平。久之。乃見謂直諒。古塘早  
喪母家。貧母家給田數十畝。少長覓食自活。以田  
歸庶弟。旣爲諸生。得時譽。學使者大府常以重幣



延歲時歸家解裝遇親交隨手盡俄而乏絕飢不  
得餐晏如也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  
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  
言以期月耶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  
而歸古塘貌精悍有與同姓名者大患鄉里督學  
邵嗣堯聞之而未察也按試呼名忽注視馮怒榜  
笞數十衆皆譁羣聚而詬之嗣堯愧恨發疾死古  
塘始無愠色旣無寬容嘗語余曰士之大閑二其  
一義利也其一利害也君子懷刑設子遘禍殃而

我退避以爲明哲可乎及余以南山集被逮冒危  
險以急余如所言辛卯鄉試爲舉首以隨部檄挈  
余妻子北上失會試期後遂絕意進取年六十有  
九終於家始余出刑部獄傳客諸公間諸公計數  
余兄弟早歲諸同好數之奇彼此如一轍時存者  
惟彝歎古塘因譜其行及歿而未見余文者作四  
君子傳無何彝歎亦歿至於今無一存者矣而余  
乃獨留其衰疾之軀其尚足控揣耶然吾聞古之  
爲交者其有失言過行則相引以爲羞今諸君子



各○以○身○名○完○未○爲○不○幸○獨○後○死○者○滋○懼○耳○古○塘○子  
幼○道○希○與○翁○君○止○園○紀○其○喪○余○恐○不○宿○乃○預○爲○誌  
銘○以○待○事○焉○古○塘○姓○劉○氏○名○捷○懷○寧○人○流○寓○江○寧  
祖○若○宰○明○崇○禎○辛○未○殿○試○第○一○父○璜○桐○城○縣○庠○生  
母○張○氏○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第○一○並○有○聞○亦○余  
早○歲○同○好○之○一○也○妻○王○氏○早○卒○繼○室○姚○氏○子○四○人  
長○敏○次○敦○次○敷○次○弼○女○一○未○字○並○姚○氏○出○其○卒○以  
四○月○廿○五○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子○子○以○居○蹇○蹇○以○行○身○之○困○而○道○之○亨○死○乎○由○是

信○無○悔○於○其○生



左未生墓誌銘

君姓左氏諱待字未生桐城人明贈太子少保忠毅公之季孫也少好老莊其學以遺物自遂爲宗其文章要渺閎放不知其所從來性畏俗非戚屬雖問疾弔喪不出出則登城循雉堞而行不欲見衢肆中人惟宋潛虛劉北固慕而與之友乙亥丙子間潛虛北固客京師未生繼至與余一見如故交與之語觸物比類日新而無窮與之居久而不厭然竟不能窺其際也未生雖與世齟齬而重氣



望溪集 十一  
類善鑒別人物常稱邑中胡嘉及兄子廉其後二  
君子學行果異於衆人余之在難也未生適自燕  
南附漕船南下至淮陰遇盜折其二齒衣裝盡失  
入郡城始知余已被逮北上搏鷹而呼歸至家時  
自懟曰吾不一視方子天下士其謂我何已亥四  
月至京師因偕余赴塞上秋七月南還道京師而  
宜興儲六雅止之一時少俊爭慕與之遊遂留踰  
歲今年四月余將出塞趣之歸未生日子憂吾老  
乎吾策蹇行數十里腰脊不異少時今已向暑秋

風起吾當歸築室白雲浮渡間手種松千株竹萬  
竿又明年歲在析木吾年七十當復來視子然後  
歸而待老焉自余抵塞上每旬月必通書入秋無  
息耗心謂未生已歸而凶問忽至嗚呼自未生言  
之。死。於。家。與。死。於。朋。友。之。手。等。耳。獨。余。於。人。紀。無  
不。負。疚。而。陰。自。恨。者。惟。朋。友。則。爲。德。於。余。者。雖。多。  
而。余。之。愧。於。心。者。亦。鮮。焉。今。未。生。乃。爲。余。羈。死。以。  
遺。恨。於。余。心。則。豈。非。余。之。命。也。耶。未。生。卒。以。八。月。  
二十六日余以九月望後一日聞之而其喪已附



漕船南下矣。嗚呼！未生其謂，余何哉？泣而銘以歸。其孤銘曰：生浮而死，休惟子信之。尤浮山之陽，是為子之邱。歸與歸，與永與造物者遊。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蹙而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為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游，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聞若無人。



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余爲書抵餽金者及報諾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

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旣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寧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矻矻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疲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旣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游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



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羸老德旣隳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崑繩之無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旣宦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卽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若父節槩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

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爲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其英華並垂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王大來墓誌銘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同年王蒼平至京師詣余服  
齊而貌若臬戚然曰吾季弟大來又死吾今單獨  
惟一身矣昔吾兄弟三人吾父命某學書仲弟治  
家而大來行賈仲弟卒內外事皆屬焉凡可以適  
吾親者無不盡也其家居戚黨之窶艱者皆賴焉  
父執某無子奉以終其身其客京師鄉人底滯而  
無歸者無不資也而未嘗有私財嘗盛服入肆傭  
保誤以羹汁汚之慰以溫言色無忤大來雖未涉



書史聞古今人懿行必低徊久之入其闥牕壁戶  
牖皆所書格言也其名雖不彰實無愧士君子其  
爲我誌之余於蒼平所時見大來其貌恂恂然不  
知其質行若此余聞古之有學將以明道而美其  
身三代盛時家有塾黨有庠師朝夕坐里門所謂  
小學人皆受焉故其後雖去爲農工商賈而終不  
忘學問之意此人紀所以修賢者所以不擇地而  
出也漢唐後以記誦詞章爲學所號爲學者旣徇  
末而忘其本而不學者未嘗一遊其樊質雖美無

所藉以成如大來之資材使開以學鄉道必力惜  
乎其生之時余徒以爲行賈之人而失之也蒼平  
居斬齊之喪容貌顏色幾於禮之所謂稱其情稱  
其服者而自謂不及大來又所稱質而不誇當無  
溢言乃爲之銘大來諱某卒於康熙壬辰十一月  
年三十有七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  
某原銘曰  
彼不令者交相瘡以至老此相依爲命而顧不可  
保君之歿也其寧生無憾於兄考



杜蒼畧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芥字蒼畧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畧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



子教授里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  
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  
有盛衣冠者卽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  
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  
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  
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  
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  
草而坐相視而嘻冲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  
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情

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  
生生於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  
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  
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琰以某年月日  
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  
此其的也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年  
正月朔後八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雍庠之士重志節者無  
知與不知皆儻然若失其所倚余屢困於衰疾嘗  
屬公必銘余及公疾篤執余手而愴然日子年先  
於吾吾亦自謂終當銘子而子今銘余其喪之歸



望溪集 二十  
子弟生徒合辭以請嗚呼余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余與公相見於相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余曰是吾閩所謂蔡世遠聞之者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而公以是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

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踰歲書成造余謀所處

余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間耳遂固請於相國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鰲峰書院而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鰲峰屬公公夙尚氣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今



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諸公背面多語余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

志或過於闊疎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公辛丑夏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旣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余每以公事至。

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常挽余步空林坐



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諏  
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  
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  
竭忠

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  
何似而扼以無年嗚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  
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饑敝衣粗食視寡  
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余至則以讓余  
而卧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嗜膚竟夕不安而惟恐

余之不淹留信宿也嗚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愾乎  
海內之士君子歟雍正四年公列爲九卿以侍  
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  
一級調補及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  
二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鰲峰學約朱子家禮  
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代名臣  
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  
卷惟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



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村先生始祖元鼎以講學名鄉里五世祖宗禹登明萬歷辛丑甲科益著稱行蹟見道南原委曾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祖諱煜郡庠生父諱璧以拔貢生爲羅源教諭皆誥贈如公官曾祖母■氏祖母■氏前母■氏母吳氏並

贈夫人妻劉氏有賢聲先公一年卒喪歸踰嶺士友弔祭數百里不絕子六人長長漢已酉舉人次

長灃郡庠生次觀瀾太學生次長灃太學生次長浩次長注長注夙孝慧先劉夫人半月而殤方十齡女三人孫男二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竒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衆心所悽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尚書入教

皇子侍直

南書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爲助教外未見其所言



議施爲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  
知其幾矣、公體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邁、末疾、浹  
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  
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鄉立朝、莅官  
撫衆、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人  
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  
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  
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

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  
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  
丁父艱、繼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有揚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爲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  
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



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留  
獄無匿情至今爲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已  
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爲營館舍數  
宴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七年  
中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  
便恩信浹於蠻髻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  
疾言而是非可否則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  
入

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卽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  
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  
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  
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  
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辭成罪在大辟衆皆  
曰禍無振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輓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爲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爲公言而

聖心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

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

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

嬰兒見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係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

余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闔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而



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  
余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  
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內自  
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余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  
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  
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抉其所以  
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  
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疾數使人問視旣歿大痛悼發帑  
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諡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  
勲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  
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  
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



望溪集 二十九  
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余雖病衰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澱次日歸聞抑亭瘞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温温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



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  
國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  
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  
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媼及泉漳間  
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  
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旣受  
職長官相慶而涖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  
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歷而瘖卒於君寓  
余旣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

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  
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  
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年

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益病衰  
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  
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  
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  
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  
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



望溪集 三  
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  
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  
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  
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  
娶黃氏

勅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  
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  
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

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已子女一適士  
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  
余。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銷字子容山西蒲州人也少異敏博聞強記而不諧於俗州部皆號曰狂生旣成進士師友間亦見謂不羈及余與供事

武英殿始知君樸質人也嘗舉其鄉百年中立名義者而叩以所自處君曰子他日視吾所爲

今皇帝嗣位大臣將以史才薦訪於余余曰是足爲民依不宜使泯沉於藝文乃舍之君始聞不能無愠旣而知由余言則大喜因請外補試湖廣應



山縣踰月湖南北士人商旅至都下者爭傳其治教如自矜所得時鄭任鑰以布政使入覲余詰之曰有吏如應山而不特舉有說乎曰是貌不賜言拙將以計典列薦俾循階以升朱相國聞之曰此過言也彼人遭遇與國之得賢固有天焉以人事君者惡用爲計較哉雍正四年冬

上特召五年春引見命知廣州府抵任首自陳於大府曰郡治劇當坐署理民事上官非傳呼不至由是監司以上皆患君骨鯁而督撫方相構陰樹

附已者君柴立其中央久之制府以民望所歸加體貌焉父老皆私歎曰我公自是側身無所矣君在廣州治加嚴毅諸生有患鄉里榜其罪使曲踞於交衢而不能私出怨言忌者雖多無可瑕疵七年春始以屬縣囚逸罷功令囚獲則復官士民爲君懸賞格以購之踰歲果得焉君以書來告曰吾官可復但羞與羣子傾側勢要間枉道行私以負聖天子頗思與子稽諏文史浩然有以自得也時京師諸公聞君脫吏議多躍喜將俟前事奏結特



舉焉而君邁疾死矣君之官不持妻子既罷居廣州三年士民日致薪米果蔬用物不可抑止及卒無親屬在側時大府皆已更易羣吏憫傷共棺斂士民驚呼羣聚而哭之君家故窮空其子聞喪久不能奔自大府羣吏及士民咸出力以御君柩歸其鄉而以賻之餘屬守土吏買田以給其妻子君將赴廣州走別余余謂君治法宜條記以式爲吏者君曰其能者豈恃故方非其人雖灼知不能用也吾已棄此如遺跡矣君治應山僅踰兩年廣州

年餘美政不可勝紀其子以狀來雜舉條目而首尾不具其精神之運方畧所施俱不可得而見家事亦然故概弗採列而獨著其志節之耿然者君先世平陽府小南關人元末遷蒲州世居東關爲儒家高祖諱杲明天啓中舉乙科官戶部郎中父諱含璵母王氏生四子君其仲也康熙甲午舉人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六妻任氏子士瀾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操行不迷懷文抱質而衆反以爲哈官守無虧主



知民載而終爲人所摧。惟直道之不亡。志愈遠而彌光。

白玫玉墓誌銘

康熙癸巳春余出刑部獄卽通書吾友清澗白君玫玉。玫玉以書報曰必來視子。庚子其弟玖玉以守選至京師曰吾兄歲爲裝而喪荒滯之。今行有日矣踰歲絕音耗而凶問至。余自童稚從先君子見楚越耆舊長遊四方海內知名士十識八九。聰明博達愿謹耿介者時時有之。獨未見才識足以立事確然可信如古豪傑之士者。及得玫玉始驚喜出望外。辛卯冬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制府



三溪集  
三  
噶禮廉使焦映漢俱夙憎余欲因事以螫會玫玉  
客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所竟賴其力以免困辱  
玫玉文學重鄉里以拔貢生授高陵縣教諭稱疾  
不就而客遊諸公間于中丞準其舊交也巡撫江  
蘇以重幣招至則與要言曰君以蔭起富貴至此  
豈君之能以乃祖清端公風節著朝野耳今爲大  
府而涖其遺民果能繼前人之廉公恢張教治以  
大庇民則某不敢辭若苟焉爲衆人所爲又安用  
余越數日假他事以行白氏五世不離居異財致

玉終世客遊齋裝皆盡之族姻朋友幼工書得魏  
晉人遺意中歲爲詩雄直過人或欲鐫諸版曰士  
乃以茲自名耶余在難同學二三君子時就縣獄  
中多歔歔流涕惟玫玉毅然無別離矜憫之色玫  
玉諱斑以順治丁酉生享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宗  
舜明萬歷丁酉舉人知山西蒲州祖諱慧元崇正  
甲戌進士直隸任邱縣令以忤宦官落職會亂城  
危士民扳援留守死之贈河南按察司僉事父諱  
補宸順治己酉舉人三原縣教諭妻郝氏無子以



伯兄之子子正嗣女四人皆適士族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人之生也而無以爲吁嗟乎古其有斯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浙江海寧人也余  
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  
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錢先生  
飲光深於詩卽泝江繫舟樅陽造田間講問逾時  
而歸錢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  
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  
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焰赫然者朝



望溪集  
夕至必

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欬常着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慎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旣歿其子克念以狀請

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卧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



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弭於詩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公姓魏氏諱方泰字日乾江西廣昌人也康熙甲  
子舉於鄉爲選首庚辰成進士選庶常韓公墓廬  
掌院事數爲余道公學行時諸翰林以韓公故多  
索交於余間與公相見稠人中未嘗以言語顏色  
相親因是心重公及乙未西事興領軍餉者四人  
而公與焉衆皆詫公文儒沙場萬里行宿鮮人煙  
數攻剽言者皆爲色懼而公恬然及出塞結隊安  
營號令明肅撫循徒旅人忘其勞反役人畜鮮傷



耗什器無遺亡自是以後領運者六事集而人皆便之蓋公自散館後卽

召入南書房旋

命侍淳親王講誦

聖祖已審知公之爲人故自翰林改官通政司蓋信公可屬以事久矣於是天下士始謂公之底蘊不可窺尋而歎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也公爲檢討至山東鄉試視學滇南擢侍讀改通政司參議復主試閩中教習

壬辰科進士士聞公誨喻多勵學自檢於躬行其在滇南與撫軍劉公應樞善還中朝大農趙公申喬數稱其廉公

世宗憲皇帝登極擢太常卿遷正詹事乙巳夏以本職攝內閣學士尋遷禮部右侍郎嘗

正告廷臣曰如朱軾張廷玉沈近思魏方泰朕保其終無二心人皆意公將繼武於朱公而公以年滿七十力陳衰疾重聽秩宗典禮雖虔恭將事終憂隕越



溫旨許之。嗚呼！公之不敢賴寵。

先帝之篤信忠良，又能曲體其情，而不強以仕，皆可以感人心，砥維風，教使奕世聞而興起者也。公襁褓失母，終身哀慕，序譜牒，建宗祠，置祭田，恤族屬，孤貧延及朋友，鄉人式之好讀書，造次不釋，往還絕漠，每至挈轡，令舍馬瘖僕吁，公部署既定，卽端坐吟誦，神氣洒然，同行者皆心服焉。公得告時，子定國爲直隸按察使，就養於保定，其沒也會定國以同官望，誤繫獄，尋謫黑龍江，窀穸猶未營及。

今

皇帝嗣位，特召還京，起署陝西西安按察使，而夫人李氏亦沒矣。請歸葬，然後之官。

詔許之。乾隆三年冬，以狀來請銘。余與定國同年友也，謫而歸，始相見於旅舍，然以道義相許，有素矣。乃爲譜其世家，魏氏蓋了翁後也。元初卜居南城之魏坊，繼遷於廣昌支，分爲三長，居甘竹，季居寧都，次居株橋，公其裔孫也。累世素豐，鼎革初，鄉里山賊數起，邑中善良避賊保水斗山，守將利其



有將屠之公之父明之素與相識馳見之給令箭曰保爾家無虞泣曰某居別山非爲吾家來也此砦中皆良善不忍其荼毒耳守將拒以強詞色甚厲乃括家財持千金爲壽曰砦中父老所有盡此矣必破砦勿淫勿殺又以五百金賂其左右於是兵入衆皆安堵及公旣貴定國繼之子姓繩繩鄉人皆曰此乃祖乃父積善之慶也會祖諱沆國學生鄉飲大賓承嗣祖諱復禧父諱菁

誥贈通議大夫祖妣孫氏妣何氏生妣陳氏俱

贈淑人本生祖諱復禮妣李氏以定國及妻封贈如其官階公卒於雍正六年四月年七十有二配李氏卒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年七十有九誥封淑人以乾隆二年

贈夫人庚午公在京師贈公卒於家夫人備禮致哀族姻皆爲感動以乾隆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合葬於南城魏坊子三人長定國康熙丙戌進士次寶國康熙甲午舉人雲南永平縣知縣次安國早殤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七人舉於鄉者三銘曰



望溪集  
美仕榮祿。遭遇適然。惟賢惟德。其兆必先。魏宗三  
支寧都學顯。公務質行。身依文典。望比於鄉。勤施  
於國。衆信其誠。士馨其德。象賢有人。忠貞世宣。是  
父是子。  
帝有明言。明之澤近。華父光遠。於萬子孫。先型毋  
覩。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雍正五年冬

詔公卿舉賢才。光祿卿呂公。具劄不合儀式。

天子夙知公。謹慎年篤老。許以原官歸休。余與公  
子耀曾爲同年友。而公於余尤志相得。將行朝夕  
過從。要言書問。必時通。俄而訃至。則至家之三日  
晨興沐浴。飯罷而終。公年四十有一。始舉於鄉。又  
十有七年。成進士。由翰林改御史。轉給事中。遷鴻  
臚。大理。至光祿寺卿。所歷必張其職。三主鄉試。再



充會試同考官士論翕然其爲御史巡城會南郊奏以薙草徵役胥吏因緣病民又奏夏秋之交洞庭瀧濤壯猛湖南士赴鄉試苦遭覆溺宜分設棘闈

天子皆爲更舊制公名位非甚盛而以渾厚方直爲衆所推其沒也凡與交接者皆曰薦紳中典刑又失其一矣自容城孫徵君講學淇源湯司空耿詹事名節在天壤由是中州士大夫多好言理學而公兄弟則尚質行以文學知名公兄少司農坦

菴公與吾亡友崑繩治古文而旁及於詩公則以詩名而兼治古文余嘗以古文義法繩班史柳文尚多瑕疵世士駭詫雖安溪李文貞不能無疑惟公篤信焉公至性過人喪父母壹稟禮經自少至老未嘗與司農久離戊戌春司農罷歸次年五月公忽搏膺而呼曰不得與兄見矣數日訃果至司農之歸也思公爲樂府一章時命耀曾之子肅高相和而歌歌竟而哭厥後公展視輒掩涕吞聲耀曾乃竊而藏之公貌端嚴生平坐立無偏倚讀書



青要山凡數十年所居特室臨牕設几坐下二足  
跡深寸許幾穿其磚呂氏繫出宋丞相文穆公第  
六子居簡其後自洪洞遷新安至明季大司馬忠  
節公始光顯自是五世衣冠甚盛家法爲士大夫  
宗耀曾嘗卧病內寢余入視帷帳茵褥爲寒士所  
不堪肅高捧盤承飲而進叩之則已舉於鄉矣雖  
呂氏家法抑亦公之身教也余許序公青要集久  
而未就公欲爲古詩數章贈余曰吾歸以詩來則  
子之序毋更遲之又久矣肅高告終稱公在途諄

諄及此耀曾至自西川來乞銘余於公旣負諾責  
矣今忍不銘公諱謙恒字澗樵以雍正六年四月  
二十一日卒於孝慈莊年七十有六考諱兆琳福  
建道監察御史以司農

贈都察院僉都御史妣王氏孟津王文安公女  
勅封孺人

誥贈恭人妻王氏太常寺少卿諱無咎女文安公  
女孫子三人承曾雍正甲辰舉人揀選知縣光曾  
康熙戊子舉人陳留縣儒學教諭耀曾康熙丙戌



科進士四川按察使孫五人女孫九人以某年月  
日葬於某鄉某原其世系具忠節公傳誌故不著  
銘曰  
望其貌而心可知敦於行而文副之祖德克儀以  
爲世裔師

安徽布政使司李公墓誌銘

乾隆十年六月朔余卧病北山閉關而外鍵之安  
徽布政使李公屏騶從過余謂門者曰卽虛館必  
啟鑰麥戶而入曰吾固知先生避客之深也吾自  
獲見於先生始知所以爲人之道備官中外幾二  
十年自省尙無負於  
君國無慙於吏民皆先生之教也所懼民隱壅蔽  
有過而不自知今荷

聖恩位邦伯而適在先生之鄉故甫入城未受印



篆而願聞緒論望先生知無不言越三日而余邁  
危疾不辨人事者浹月及杪秋少蘇醫者曰子無  
他昨視方伯李公心脈已枯恐無可久之道余瞿  
然急通問復書曰某陳臬於蘇幾三載卽笞杖必  
設身以求其情積勞傷氣又胃痛醫人投藥物過  
猛故一發不可支如有瘳卽敬以聞未十日則其  
子以棺斂事來諏且乞銘矣公所生三子皆幼其  
弟之子承嗣者雖少長從宦遊而方從師務帖括  
外事無聞焉幕中皆新知故狀所述惟歷官及蒙

恩遇而政迹無敘列者銘辭難舉雖然義不可却  
也公洛陽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不介而造  
余形貌偉然所爲詩及書法皆拔俗時余掌武  
英殿修書事因奏請共編纂見公小心畏義好賢  
樂善出於至誠勗之曰子公輔之器也貴仕不足  
道能如鄉先輩劉洛陽更進之爲

本朝湯睢州乃無愧於爲人公竦然及散館授檢  
討九年改山東道御史十年巡察直隸順廣大三  
府十一年監會試內簾巡視西城轉兵科給事中



稽察倉場充武會試同考十二年奉使策封安南  
賜正一品服十三年授刑科掌印給事中轉四川  
建昌道按察司副使公出在外歲時必通書余見  
其地士大夫商旅必詢公操行及所注措故知公  
爲深而欲籍之則事實不能詳也其巡三郡官吏  
凜凜雖大府亦嚴憚焉在建昌自打箭鑪至西藏  
民獠威懷治行甲兩川金川諸土司相仇殺公會  
諸將巡視開諭皆駢首革心乾隆四年大計卓異  
五年引見

天顏甚喜賜蟒服回任俟後命七年調江蘇糧道  
弊絕民熹會淮揚水災制軍德公撫軍陳公於要  
地多委公拯濟其冬遷江蘇按察使明允無留獄  
富商大豪姦私暴露欲巧法彌縫卽私計曰惟法  
司大府三關無道可通奈何其遷藩司蘇人皆曰  
吾民薄祜雅太守遷閩嶺李公復移調誰其嗣之  
不謂公之不數月而淹忽也公處心平恕終日溫  
溫而不可強以非義屬吏幕友於簿書或舛誤未  
嘗動聲色惟默思所以正之而官中蠹胥時因事



望溪集 四九  
懲革衆心感服而不知其所由然痛少失怙始舉  
於鄉而太夫人卽世愛弟學峻如一身甫踰三十  
連喪耦卽以弟子煥爲已子公始見余執後進禮  
余入翰林後公故事禮辭當卑遜而公終以後進  
自處及莅安徽通書忽用師弟子之稱余固辭公  
曰先生每以睢州勗我睢州旣爲監司始受業於  
夏峯某獨不可繼武乎余告以自明萬歷末徵君  
卽爲海內儒宗而睢州乃鄉之後進也今公爲邦  
伯而余以薄劣爲部人敢以徵君自處哉而公終

不易稱卽此一節非誠以古人爲準的而能如是  
乎惜乎余之所望於公者始少見其端倪  
聖天子累日積久以灼見其賢而不獲竟其用也

然數年來余夙所心許如江西熊梅亭濟寧黃訓  
昭安溪李立侯皆以壯年受知於

聖主始列九卿而倏如影滅則又不若封疆大吏  
尙有實德之及民也然則有心者當爲國惜爲民  
悲而公則差可以無恨矣公卒於乾隆十年十月  
望後五日享年五十有五祖諱士傑父諱本質乾



隆元年

誥贈如公官祖妣楊氏尙氏妣曹氏俱贈恭人公  
諱學裕字餘三元配劉氏繼室尙氏以馳封未受  
錫命子四人長煥學峻次子乾隆甲子舉人次照  
側室張氏出次燕次焜繼室呂氏出前夫人並葬  
洛陽城東十里舖某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兆  
於某岡某原銘曰

日仁日恭宜得其壽德載於民其聲遠聞而施則  
不究俛焉日有孜孜道固宜然其淹其速則惟命  
之自天



心自天

莊復齋墓誌銘

余與安溪李文貞公久故其門下士相從問學者十識八九而獨未見莊君復齋叩之則初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今

上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始與余相見西林鄂公海寧陳公問士於余余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寧徧徃拜西林使君同官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徃見是



慕勢也相國何用見此等人將命者以告西林瞿然曰吾非敢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一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而自是未再至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稿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侃侃言無懼色君成進士出少京兆余旬御史謝濟世門二君夙以抗違勢要著聲由是凡良士皆望君行所志而好權利者則陰憚之六年夏或薦君學行宜居言路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題補十月授德安府同知逾月擢知江南徐州府徐仍歲水災君以七年四月至相川澤諮耆民具方畧請廣開上遊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注措而石林決沛縣城將潰民竄逃君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何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饑不暇食困不得眠九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至金陵過余北山曰吾再擢俱



聖天子特恩而徐屬水災乃數十年所未有心殫力竭終不能救斯民之饑溺及爲監司而淮海承屢稜凋敝多不異於徐命也夫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饑羸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時標辟呼嗟今與先生一握爲笑以海州歲歲苦病得脫耳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故障塞海口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文書畢下而田苗沉沒者已不可救矣陳於制府已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故數年來未有如今日

之樂者冬杪得手書言巡行視災核賑十二月始回徐舊疾復作浹月而其孤使人告喪以遺命徵銘矣云卒之朝猶強起視事嗚呼以君之孝而恨於母者終其身以君之仁而民之顛連與君之牧民相終始不可謂非命之窮矣然抱痛於母而孝乃無虧於父急民之病勤事以死而無負於君凡君之生不忤於人死不愧於天實由於此豈非易所謂益之用凶事者耶君學行爲賢士大夫所重後進多宗之將冠鄉先輩戴麥村鑑識妻以



族姑泰安趙公撫閩請主鰲峯書院以持父喪辭其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少有祈嚮者多願爲弟子九年京察

上命大僚各舉一人自代內閣學士李清植舉君公論大服其卒也士民啼號聞者罔不痛惜所著秋水堂集河防筭法書藏於家君諱亨陽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辛卯舉人戊戌進士卒以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年六十有一父

母某氏妻戴氏孝於舅姑與君之友於弟亨德並有聞長子修次撰孫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自大理熊君絕世。歲始四新。余方冀其有爲。而忽焉。隕墜者五人。而今復銘君實德之遺。視災黎之涕洟。



教授胡君墓誌銘

君諱禹冀字載川太平府儒學教授自余有知識見朋齒中背面皆稱胡先生嘗至姑孰憇君亭館君適他出往來嬉遊者皆曰胡公賢者也雖兒童女婦亦然夫天下之最難饜者人情而細人又甚焉而君之所得於衆人者如此異矣余遊四方未得時見君曾以事接談嬉無甚異人厥後亡兄百川授經姑孰踰年歸曰胡公賢者也口未嘗言學而叩以六經子史輿蹟衆人所難明者能記辯之



因就習於君者而考其行乃知君自成童以後黽勉於人道六十餘年未嘗有出入也君以順治乙酉舉於鄉至康熙乙酉始自姑孰告歸重見鄉後進之歌鹿鳴者人爭羨之以謂前輩登科後甲子復一周者獨嘉靖中石城許公而君卽許公彌甥也君之生也未嘗有疾病憂患終日熙熙踰八十食飲行步如平時君生於明天啓丙寅余每見與君同時人其形貌辭氣必篤於後生遭遇多坦夷康樂蓋方是時明運雖衰而太祖立國之規模遠

迹。三。代。其。教。化。之。通。乎。陰。陽。而。凝。聚。於。萬。物。者。厚。矣。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君。先。世。蘇。州。人。洪。武。初。遷。金。陵。世。多。潛。德。考。諱。某。妣。某。氏。兄。弟。六。人。君。伯。也。壽。八。十。有。二。卒。以。

大清康熙丁亥十二月妻某氏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謂公蓋陂而遇君則甚平謂天不可知而賦君者獨貞先民有躅於君猶徵



張樸村墓誌銘

君諱雲章字漢瞻號樸村江南嘉定人也曩者崑山徐司寇好文術以得士爲名自海內耆舊以及鄉里樸學雍庠才俊有不能致則心耻之而士亦以此附焉余初至京師所見司寇之客十八九其務進取者多矜文藻馳逐聲氣卽二三老宿亦爭立崖岸相鎮以名惟君處其間歛然靜默體恭而氣和余心異之而君亦暱就余君始以校勘宋元經解客司寇家其後諸公貴人考訂文史必以相



望溪集 卷之五  
屬而君嘗就陸稼書先生問學獨陰以名義自砥  
方稼書先生爲當路所排君上書崑山相國其後  
儀封張中丞與江督噶禮互劾奏讞久未決君上  
書安溪相國在君見謂義不可以苟止而以言之  
不與爲衆所哈君在舉場數十年所與比肩游好  
次第登要津司貢舉每欲引手君輒曲避以是終  
無所遇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皇帝詔求巖穴之士九卿公舉九人下江蘇  
巡撫徵君君旣至而首輔安溪公適告歸事暫寢

華亭王司空承修尚書奏君參校書旣成而君淹  
留逾時衆以爲疑余間詰其所以然君曰假予急  
功利乃佗僚到今耶顧竊自念生逢

明聖平生所志具上殿劄子欲進見時一自列之  
耳旣出京會儀封公總督倉塲留主潞河書院又  
逾年然後歸

今皇帝嗣位詔舉孝廉方正江蘇布政使鄂公以  
君爲舉首君老不能行再書辭大江以南遂無列  
薦者君內行飭修遭母喪旣禫子孫請少進肉洎



君固不肯時年六十矣將終語不及私慨然曰吾  
生獨君臣義缺命也夫君父諱某邑庠生母李氏  
妊君得夢祥以順治戊子九月十四日生卒以雍  
正丙午七月朔後三日享年七十有九有樸村集  
二十卷行世乙未以後文集若干卷南北史摘要  
詠南北史詩藏於家妻李氏與君同庚姑歿羣叔  
皆幼撫育有恩以康熙辛丑九月卒葬今寶山縣  
橫港君以雍正丁未十二月朔後二日合葬男四  
人體方太學生直方未冠好學工書從君卒於京

師余親弔哭靖方業儒揆方康熙丁酉舉人女一  
人孫四人銘曰

歛其容志則強居雖蔽聞旣彰身壽耆嗣衍昌歸  
幽墟宜樂康



劉紫函墓誌銘

康熙丁酉冬十有一月余自塞上返聞山陽劉紫函歿以正月望後九日踰九月矣丁卯戊辰間公卿中有以收召後進爲名者於是諸生皆尚聲華急干謁其務質行學修聞彰而閉戶絕交遊者二人一無錫劉齊言潔一紫函也太學嘗取高等生教習官學生二人並與焉期滿試吏部皆見絀於時吏部主此者負惡聲而二人名重士友間余至京師與言潔善因以得紫函歸過淮陰館其家時



紫函之父行人叔父吏部皆歸休長者肅客紫函  
率羣季更侍左右冠者成童總角誦讀聲鏗然僮  
僕執事皆暇以棊一室之內薰然成和無一事不  
得其理者劉氏大功不異財自行人吏部當官及  
退休家事一任紫函其親屬子姓男婦內外宗近  
百人數十年無間言余嘗私叩羣季皆曰此吾伯  
兄誠意所貫注也紫函貌魁傑精魄盛強自喪季  
弟未數月而頽如老翁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色  
稱情貌稱服者惟北平王源崑繩而崑繩時客遊

起居飲食多不得自遂紫函家居一如禮經再朞  
後辭氣戚容尚有異於人人乙未之冬其弟長籍  
復卒於長寧余聞之卽爲紫函憂無何以書來使  
其子代書而手注其後則卧疾已數月矣蓋自是  
未少間也憶辛未余在京師共學者數人惟余最  
少十餘年來次第凋喪至紫函歿而兄事肩隨者  
幾盡矣乃流涕爲銘以歸其孤其世繫享年葬地  
月日俾自舉之銘曰

自閉於時衆所愕安步周行志卓蹕我最其行辭



不忤所得孰多試省度

陳依宣墓誌銘

昔吾友新安程若韓流寓邗上余往來淮南必過  
焉數稱陳君依宣偕過余與之交泊如也久之命  
子夢文從余遊及余遘難吾友古塘隨部檄將余  
妻子北徙至邗資用絕君曲爲營畫俾得達淮泗  
自是歲時必通書致服用物十餘年不倦雍正二  
年余得假歸葬杪冬及春雨過君君老而弱足久  
閉特室不接賓客聞余至甚喜命夢文引入促坐  
語不能任其聲而固止余淹留竟日余旣悲君衰



疲又喜君得自休息從容養怡可以永年也及余  
返京師踰年而得君之凶問又數日古塘之訃繼  
至嗚呼古塘沒而余少小同志趣之友無一存者  
矣君沒而中歲以質行相取者亦幾盡矣乃因唐  
編修范山通書以弔夢文既而夢文以狀來曰先  
子之行有狀不能載者吾舅范山先生當口之蓋  
君之事其親於古禮經所云幾可以無愧而自致  
於其兄尤有爲俗情所難者噫觀君之所以交於  
余者則若韓范山之所稱其信君諱新楷揚州江  
都人世爲儒家教授數十年生徒半庠序多登甲  
乙科而君卒不第享年七十有一妻唐氏子夢文  
雍正元年舉於鄉女三人皆歸士族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學以得其朋行無恨於躬爭時者叱其遇而知德  
者見爲豐我言無飾以奠幽宮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  
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  
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  
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余遊京師僕某  
邁疫君命帚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  
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余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  
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匱汗溲彌溝  
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



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余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麋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警。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余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余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

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余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余復至京師。君櫃果。肆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余應之。而未暇。以爲



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  
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妻某氏子  
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  
胡君之心、與人異、

鄭友白墓誌銘

有客手一帙不介而造余入自賓階揖而告之曰  
凡抱其業而叩吾廬者皆雷同炫耀欲余爲諛佞  
之言以助之者也其果能取名致官者蓋鮮而奔  
走疲亡者接跡焉願君毋效也客曰先生之言良  
是而吾非爲此來也吾叔父獲教於先生而以道  
自繩削方得其階而願進也而今死矣其親隱焉  
願得先生之文以奠幽宮某所持者某與同學哀  
之之辭也問其名居則涇縣鄭生友白之族子天



一也。初友白亦不介而造，余告之如所以告天。一者曰：吾非爲此來也。吾居深山，見先生之文類有道者，以爲近其人，將有得焉。余聞其親老，責而歸之。踰歲復至，將見王君崑繩於京師，曰：是吾親之志也。至京師數月，竟歸歸。踰年而卒，嗟乎！友白其果能有立與否？雖不可知，然其齒甚少，乃能以謀道爲先，而汲汲於師與友，可不謂之有志者與？自功利之學漸於人心之幽隱，凡汲汲於利與名者，其父兄師友皆以爲道之當然，舍此而學與道之

是謀，鮮不以爲怪民。而料其無成者，而果爲不祥若此，無惑乎其去於此者決而信於彼者堅也。吾觀東漢北宋士之有志行者，隨其才分之小大，莫不各有所就以顯於時，而余耳目所及，志稍異於衆人，往往鬱不得伸，甚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豈造物乃與庸庸者同心，而不樂成人之美與？而汲汲於利與名者，又往往所欲而必從，所求而必遂，豈各有所乘之氣，而不可強與？遂書之以慰其親，兼示崑繩，其有以發我也。友白名青蓮，卒於康



熙某年某月某日年二十有五妻某氏子某葬於  
某鄉某原銘曰

學中道而未殖志歿地而長賈君母悔於過計使  
昏庸而天札豈復留吾人之涕洟

胡右隣墓誌銘

胡生蛟齡自成進士問學於余卽以其父右隣誌  
銘爲請生自翰林出爲縣令其兄輩往來京師及  
歲時通書必以爲言按君之狀蓋自檢飭不苟於  
言動人也而竟世爲諸生教授宗族里黨間無傑  
特之行可紀述者余平生非親懿久故未嘗爲銘  
幽之文蓋銘者諡誄之遺也古者必貴而賢始有  
誄而諡則雖君父不敢有私焉若於素不相識之  
人而與之銘設實悖於所稱是讐言也於吾爲贅



行矣。故常以爲戒。而於生徒朋好。不可以終却者。則必多方以求其徵。胡氏自元明以來。爲涇縣大族。入

國朝科名尤盛。而宣歙間士友語力學敦行者。必及右隣。其窶艱而篤於友行。族媼所述尤詳。余嘗歎人紀之衰。所尤薄者。莫如兄弟。其能無間於妻子。貨財而終保恩義者。聞見中蓋可指計。而蜚與蛟齡。殆庶幾焉。及聞君之篤於同氣。乃知其平生不務爲傑特。乃所以不疚於庸行。而二子之友恭。

抑君之徵也。是於法宜銘。君諱一倫。祖諱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諱懋績。縣學生。暨君皆以雍正元年。

贈翰林院庶吉士母鄭氏妻鄭氏並

贈孺人君卒於康熙乙未九月朔後六日。年六十有二。鄭孺人卒於康熙戊辰十月望後四日時。君年甫壯。獨居者凡三十年。子二人。女一人。適士族孫男六人。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東鄉上林冲之原。銘曰。



學顯於邦人行儀其後昆我奠茲銘久而不湮

雷氏先墓碑

雷生鉉道其上祖兄弟八人葬同邱請表墓口述  
再四而繼以書曰先生非親懿久故不爲表誌蓋  
懼行迹之虛構而無徵也而吾上祖之事則不待  
有徵而信雷氏自陝西遷豫章一世祖甫自豫章  
遷寧化甫生詳爲唐進士而卒於昭宗之世有子  
八人生相愛約葬同邱塚以次平列墓碑巋然子  
孫世承祀無所容其僞僻在閩徼少文獻世久迹  
湮故他行無聞焉而生當五代干戈之際無一出



而仕者又兄弟八人之宰相去或數年或一二十年子孫共守遺命而莫之違則其修於身而型於家者可見矣在昔先兄百川有言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鉉所云不獨可徵其上祖之行而所以推原祖德者又可與先兄之言相發也余兄弟三人第椒塗早天而兄復中道棄余臨終命三人必同邱不得以婦附族姻士友嘖嘖焉雖子

姓不能無疑也其後聞寧都魏禧兄弟嘗行此而今復得雷氏上祖事用此知是乃篤於兄弟者之恒情雖異於俗而非有過於義也昔唐陽城兄弟懼友衰於妻子而終身不娶此於禮爲非而先儒皆存而不論蓋以行必稽其所敝俗之衰能爲城兄弟之行者亦罕矣無慮其或滋之敝也况自周以前本無婦必附夫之禮而易以兄弟同邱爲怪詫哉乃約鉉言而具詳其義類爲表以歸之俾雷氏後裔務敦睦以率祖而亦以解吾子姓之疑焉



聖澤集  
七三  
八人長伯泰次立次馴次強次郡次御次邵次均  
皆以名繫伯其墓在寧化縣之下沙村雍正十年  
冬江東方苞撰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  
父夜讀書卽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嫠子  
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  
遇家窶艱舅姑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惟  
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  
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  
俗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畫會一  
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



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急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燾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

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南內

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

特賜太夫人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



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嫻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余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余族子觀承請銘。余苦辭之難更設也。既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之。俾吾儕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監多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懲之。每閱邸報至

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訐謨亦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



族人隘之太夫人泣然曰宅東有田孤嫠便祭掃  
遂定窆是為東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  
祔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朔日  
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  
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

誥封夫人祔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  
雍正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啓銓承蔭女孫二人  
銘曰

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  
母義方是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已裕人恩周  
六親穰災弭患誠動鬼神

九重褒嘉萬眾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寶光  
啓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大司寇韓城先生繼室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縉之母也夫人之卒苞以門生卽事喪所讀先生所述夫人之行盡然增哀敬先是夫人遘疾類痺痿及先生得末疾夫人舍其疾而惟先生之疾是憂遂浸加至不可療苞居先生之門最久而親族姻黨道夫人之賢如一口蓋不獨家事治其輔成先生之德義有爲行述所未及者夫人旣卒數月而先生病不能興苞每往視疾未



嘗不傷先生之衰困而不獲夫人相左右也及先生歸田逾歲而疾漸平視聽不衰喜過余望而又痛夫人不獲與先生偕老而從容於林泉也丙午秋縉以書來徵銘乃質言而係以辭夫人卒於雍正元年正月享年六十有二長子縉元配李夫人出與縉同登癸巳甲科女一適士人孫四長祇公早殤次民先嗣縉次立先次因先俱縉子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起家編展惟福之綏作嬪賢達惟德之宜生有令

聞女婦所儀沒有遺施君子所恡年逾六甲子姓  
茲茲兆云孔安庶無顧思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淑人江西南昌人明兵部侍郎元鼎之女

清故禮部尚書諱振裕之妹工部尚書熊公諱一  
瀟之妻翰林院編修本之母也母朱氏號遠山夫  
人以詩名淑人幼稟母教好讀書識大義而不事  
吟詠其繼室於熊熊公已貳夏官矣尋遷大司空  
會淮黃間議有與作奉

命往視旣行數日或因戚屬以重貲叩門曰中途  
旣與公成言囑家人驗受淑人曰此詐也速持去



少延當執送法司蓋公素方嚴中立不可脅持故操事構門戶者欲假是以相傾也其後公卒以視河罷官久之

聖祖仁皇帝具見其表裏復召用公再長冬官以疾告休時人皆多公能勇退而意之決半由淑人余與本爲同年友公歸流寓金陵特重余余時過從淑人使人進飲必會余寒進食必會余饑余難在獄踰年本自天津再至京師候於獄門外曰子母憂

天子仁聖子之罪及遠投而止耳吾母已罄衣裘使持而來爲子道齋矣用此觀之凡本所稱淑人以大義佐公及幼事父母治家教子曲得其次序皆無溢美可知矣淑人之沒也本適游秦中而淑人留京師余嘗拜於北堂旣彌留入視於寢迫公事未得與殯斂越十有一年本自金陵以書來速銘曰葬有日矣嗚呼余忍不銘淑人卒於康熙壬寅年七月望後三日享年六十有三長子大彬及女四人皆前淑人魏氏出淑人視之不異於本大



彬子學熹學烈本子學鵬皆登甲乙科公及魏淑人先葬異壠各有誌淑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淑人之生顯光尊遂乃遇則榮而躬實瘁少罹閔凶心摧考妣歸妹愆期年踰再紀翼翼熊公共恪表著淑人櫛紼雞鳴戒曙公在林泉士友時式淑人治具夜分莫息每視公疾無昏與晨巾帶不弛涉月兼旬旣艾而嫠且屯且適有子早達方陟而顛惟是仁賢履艱益著茲銘不磨終古有譽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康熙五十七年夏四月余將行塞上妹夫謝天寵聞其生母王孺人之喪泣而言必得誌銘乃歸孺人之歸謝氏也年十有八其卒也六十有一而爲嫠者三十有六年始新津縣令謝君仁趾聘孺人爲側室踰年而嫡死遂攝內事自孺人始歸新津君已邁心疾惑易無常孺人與生三子一女皆在憂懼中自新津君沒家益落諸子皆窶艱孺人有弟客死於非命積軫鬱癰發於乳醫者求索不稱



意投惡石以反之遂成錮疾二十餘年不瘳計孺人之在謝氏自少而壯而老未嘗有一日恬安其恂。恂。自。苦。不。獨。以。爲。嫠。也。往。歲。孺。人。六。十。天。寵。歸。爲。壽。舊。所。患。良。減。其。家。人。之。訃。云。乃。者。孺。人。時。自。寬。食。飲。有。加。其。疾。以。卒。旬。日。間。事。耳。鳴。呼。此。昔。之。仁。人。所。以。不。肯。一。夕。離。親。而。宿。於。外。也。天。寵。之。依。余。於。北。也。以。余。北。遷。女。弟。御。吾。母。以。行。乃。用。此。不。得。親。母。之。含。斂。以。余。之。恨。於。天。寵。固。不。能。已。於。言。况。重。以。孺。人。之。節。乎。王。氏。江。寧。故。家。其。先。世。有。官。指。揮。使。者。孺。人。卒。於。二。月。十。日。以。某。月。某。日。祔。於。新。津。君。之。兆。在。江。寧。縣。某。鄉。某。原。銘。曰。命。之。惇。節。以。亨。載。此。貞。名。尚。何。憫。於。其。生。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孺人姓鄒氏友人余東木之妻學子戾之母也世  
儒族家宜黃之潭溪幼通詩書流覽傳記東木垂  
髻以試事過潭溪孺人之父偉其容貌請於親字  
焉及嫁宮事無違娣姒皆宜之暇時喜吟詠姑止  
之遂不復爲戾稚齒經書皆孺人所授東木爲諸  
生歲授經鄰邑孺人紡績苦辛勤養及成進士館  
選人

上書房課讀而孺人卒於家始戾之從余遊也能

選人



倍誦十三經絕意進取思力踐古人之學既而以族人陵侮就有司求試舉於鄉及母歿痛生養未致請余爲銘幽之文余告之曰非文之難而義無以立之難姑卑之母高論曩子能定心廣志而學有所成則亦如曾氏鞏銘其母者得據以爲辭矣雷同敘次婦事之常覽者欲卧將焉用此孺人既歿且十年歿以余卜宅改葬先祖暨亡兄弟自京師跋涉來承事必得余文然後歸乃舉其崖畧并述前言使歿恍然於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自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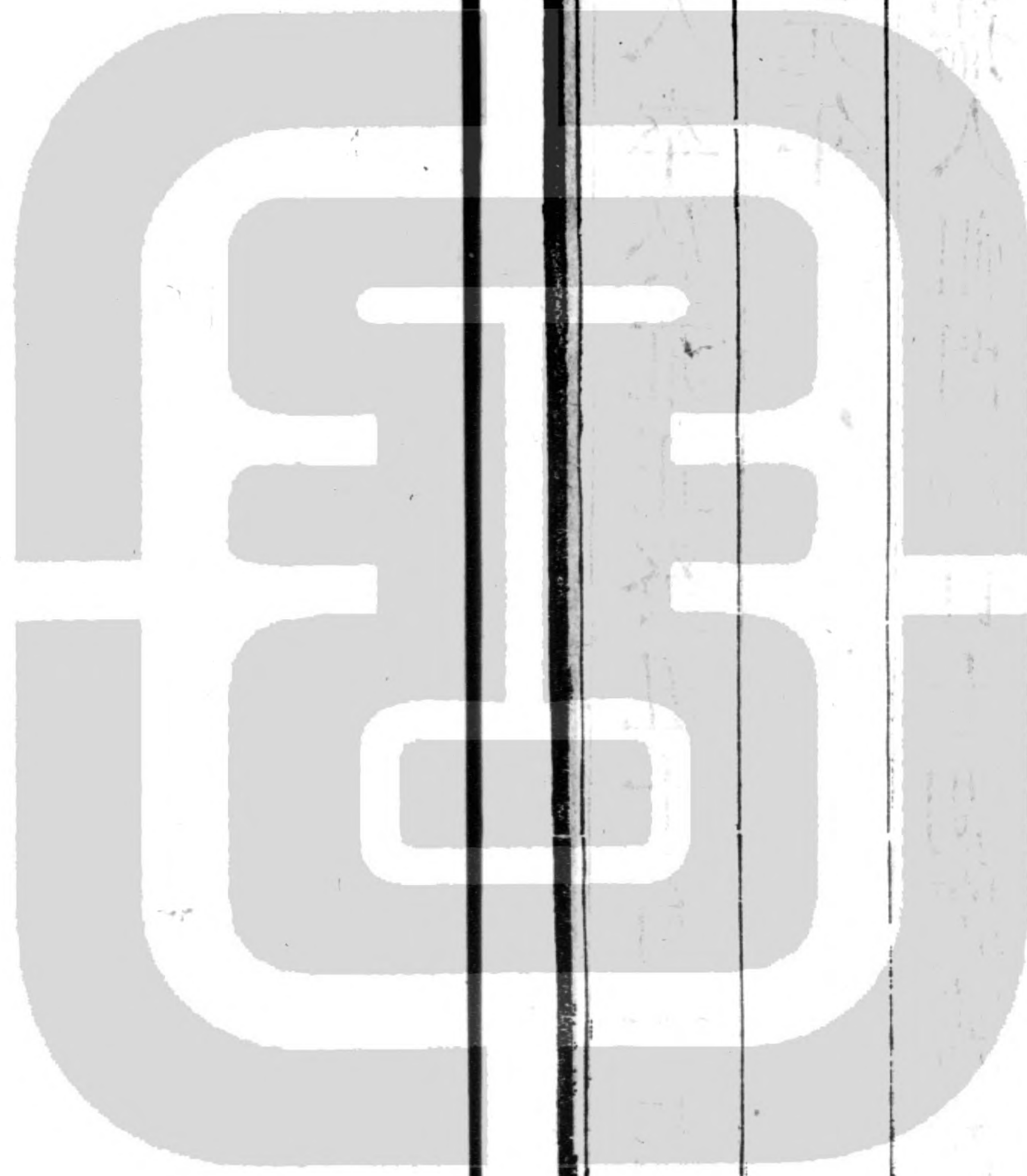
厲也孺人卒於雍正癸丑十有一月年四十有三以乾隆元年

覃恩贈孺人祖閭鄉貢士湖廣臨武縣令父用揆國學生子二歿壬子舉人光縣學生女二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夫之榮命不延名彰徹在子賢銘爲德輿使國人稱願是爲君子之母歿與光與



琳佩最爲奇子之壯與與次  
 人之榮命不設多珍奇五  
 其年日且終之休其賦  
 四學一也之入其  
 其也則無入  
 其也則無入  
 其也則無入



朝野圖書  
 藏書印



